

站起来

马文仲 著

站起来

PDG

黄河岸边的奇迹

一个无法站立 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青年
在衣食匮乏的黄河滩 办了一座简陋的小学
贫困、失学的孩子 从此有了温馨的家
学生从几个到几百个 十数年来1500多名学生先后毕业

义务办学 辉煌的升学率 让许多好人家的子女
也争着挤进这座小学 成就了教育事业上的一个奇迹

病情不断恶化的马文仲 用仅能动的一根指头
敲击键盘 一字一句写下了自己的故事……

其实人的一生有好多种活法，但是我相信，可能只有那么几种活法是有意义，是有价值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种活法，就是马老师和谷老师这种活法，面对困难、面对挫折有十足的勇气。我相信，他们还能战胜以后生活中不断遇到的困难，也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一点什么。

——崔永元

摘自央视《实话实说》栏目以马文仲、谷庆玉为主人公制作的节目《老师啊，老师》

ISBN 7-5006-6098-7



9 787500 660989 >

ISBN 7-5006-6098-7/K · 566

定价：19.00元



站起来

马文仲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引子

黄河几时有！伴随着黄河的涛声，曾有多少人来了又去了？黄河岸边曾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？有过多少生死相许的情痴与不共戴天的冤家？有过多少眼泪、欢笑、丑恶、美丽？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无情的岁月淹没，了无印痕。以前的，无从查找，未来的，无法追寻。正所谓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！但就在今天，和我们一同来此世旅行的游客中，有两个人，他们在这古老的黄河岸边又用生命讲述了一则悲惨而又幸福，痛苦而又美丽，辛酸而又甜蜜的动人故事。这则故事曾让很多人为之倾倒，同时也曾让另一些人很觉不屑，甚至嗤之以鼻。惟人之心不同，则看法、感觉亦不同而已。今让故事的主人公把它演绎出来，让您用您的那颗心去感受，也许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感慨，会有不同的收获吧。虽不一定对您能起作用，但或许能让您静如止水的心中漾起一圈细小的波澜。

我是马文仲的老师，也是他的同村人，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长大，他和庆玉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尽管我对他的故事并不陌生，但今天读了此书，真正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仍让我感慨万千，情不能自已。我不想对此书多做评价，只简单地作此引子，希望能引领读者走入故事中去。走进来，您就会有您自己的发现。

马守党

马文仲的小学老师

2004年2月20日

自序

我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，身体各部分的功能日渐丧失，躯体变形得像个怪物。死神板着冷冷的面孔，一步一步向我紧逼而来，我无处躲藏，更无法逃脱。但是，很庆幸，我还是挣扎着活到了今天。驻足稍息之隙，回望过去的历程，如梦似幻，恍如云烟。三十余年竟如一瞬，回到目前，似乎又不知身之何处。别人告诉我：“你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故事！”于是我才意识到，我经历了一个故事。

在我的故事没有被别人发现，没有被传开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到我正活在一个故事里，也不知道我所经历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组成部分。我总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每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应付什么事情就应付什么事情，伤感时就流泪，高兴时

就欢笑，就像花草春荣秋谢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，无奇无味，淡得像白开水。但当别人以第三者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时候，竟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感觉。于是，他们撰写文章，争相报道出来。甚至还写成剧本，拍成电视剧。我感到很新奇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在梦中。敲敲脑壳，努力地让自己清醒一下，失眠上两三日，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，对自己的来路，细细品味，才发觉痛苦中竟生出许多美丽，不幸中竟含有很多万幸，绝望中竟处处隐藏着希望，山重水复里，又往往是柳暗花明。人生竟是这样的神奇，是一本读不透的书。来此世短短三十几年，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，竟也算是有一点点人生的收获。尽管这点收获微不足道，但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报到，也算有入门之礼物了。即使不十分受欢迎，也不至于有空手光身的寒碜。似此，夫复何求？但倘若再往深处一想，便又惶惑起来，这一点点收获，渐渐被一种负罪所代替。三十多年，物质方面，我不曾为这个世界创造一分财富，虽然在教育上干了点儿事情，但那也是建立在别人付出之基础上的，离开别人（特别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妻子）的付出，我连生命都维持不了，何谈收获？即便有点收获，又岂能强为已有？这样算来，我之付出，远没有索取的多，自己终还是一个负债者，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！于是，别人的赞誉，便让我惭愧得无地自容，惶惶不安了！

在以前，我生活的接触面很小，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里，由于受的打击与嘲弄太多，对别人总是很敏感。害怕看到那些怪怪的目光与在背后的指指点点，害怕听见那些咂嘴嚼舌的唏嘘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惊诧，总想逃离这个世界。久而久之，人又变得很木然，心总走不出无奈与绝望的怪圈，所以处世是消极的，心灵也是关闭的，从不愿向别人谈起自己的事情。认为自己的感受，别人是无法理解的，即使理解，谁又能分担得了自己的痛苦呢？徒给那些无事的人增加点儿闲聊的内容而已。所以，我便对自己说：

如果有人问我活得怎么样
那么 我只有这样回答
很好 您看
这风又清 天又明朗

如果有人问我
是否有痛苦和悲伤
那么 我也只能这样回答
很好 您看
白天有明媚的太阳
晚上有皎洁的月亮

人生是一杯专用的酒
属于自己的那一盏
别人岂能品尝

但在我的故事被我的学生及家长们传开以后，竟受到好多热心人的关注。他们给我以无私的关怀、给我以真诚的帮助，同时也都想更深地了解我的故事，一遍又一遍地催要有关我的材料。还有那些身处逆境的不幸者，他们有的还正在走投无路的无边黑暗中彷徨，他们也想从我的故事中，寻找一丝希望的亮光，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。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思想的狭隘了。我不能再吝啬下去了，我要趁自己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，把我这短短的经历与感受讲述出来，把它奉献给所有关爱、帮助过我的人，以及广大的病残朋友，以回报这个温情的社会。

虽然一些热心的记者对我的故事已做了不少报道，但他们所写、所拍，大都是一些片断，不成系统。况且，他们因了解有限，所展示的东西也较为表层，有时还难免加进一些作者本人的东西，个别

地方甚至捕风捉影、杜撰虚构，既不符实又不合情理，弄得我哭笑不得。这样的材料虽然极少，但却像病毒侵入肌体一样，让人难以忍受。今我既要把它写出来，就要对所有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朋友负责。同时，我也要对我自己和我的子孙后代负责，因此要做到详实，以正视听。不然，以讹传讹，就不是我的故事了。

但真到要去写时，我又惶惑起来。因本人充其量不过只有初中学历，肚中墨水甚浅，今要弄笔成书，岂不是要在杯中行船？倒不是害怕拙笔会贻笑大方，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罪人，如果再堆砌一些文理不通、粗俗不堪的字词，污了洁白的纸张和读者的视觉，耽误了别人的时间，岂不又是罪上加罪？再说，我也只是一个肉体凡胎，有着大多数人都具有的情欲，有时自己做的事情，莫说对不得起别人，就连自己都难以容忍，以至于心灵常常被埋在深深的自恨自责之中，还有什么可标榜的！于是，动笔之前，诚惶诚恐，迟迟拿不定主意。但一些热心人又一再恳切地鼓励：“水平不是大问题，反正你又不是写什么文学作品，只是把你的生活经历表述出来。也不必避什么标榜之嫌，你的成功与失败，你的正确与错误，会对某些人起一个借鉴之作用，你又不去竞选总统，何必去在乎别人的评说？所以，你尽管放开心量来写，没有美的，就拿出丑的。不需要的人自然美丑都无所谓；对于需要的人来说，丑的也是珍宝。如果你连丑的都不肯献出，那就是一种自私的、胸无他人的表现，岂不是更对不起大家对你的关爱了？”“珍宝”一词，实让我汗颜，但退一步想，就算能供人在茶余饭后小憩之时打发一点儿寂寞的时光吧！但我的愿望是不止于此的！

思之再三，我终于大胆地涂抹起来。

号 880 宇 肇 南 (京)

在我变形的躯壳里
在我难忍的疼痛里
那还在微弱地跳动着的
只是一颗
负罪与感恩的心

联系电话: (010) 84041104

目录

- 1 引子
- 1 自序
- 2 水边小村
- 6 家世
- 9 最初的记忆
- 12 贫病交加
- 17 上学
- 25 讨饭
- 45 正常的感觉
- 49 发病
- 56 艰难的求学
- 71 悲莫悲兮家不和
- 77 复学
- 84 上高中

- 99 家里的自学
- 105 去乡一中及考中等师范
- 114 走上讲台
- 144 治病
- 153 办学
- 163 招生
- 174 八个学生
- 212 第二年
- 234 冰心识玉
- 259 结婚
- 276 自从有了你一切变得好美丽
- 285 再创辉煌
- 289 一把辛酸泪
- 319 回家
- 328 学校在曲折中发展

- 342 事情传到县里
- 346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
- 349 《实话实说》和岳母到来
- 356 建校
- 360 幸福的片段回忆
- 378 生命在抗争中延伸
- 385 人还在,心未了

水边小村

五千多公里的古老黄河，从青藏高原出发，浩浩荡荡，盘流在北国大地上。它从黄土高原上冲下大量泥沙，混浊的洪流在华北平原上汹涌东去，势不可挡。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多少年来，它用那丰富、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儿女，哺育着华夏文明。但同时，它又如巨蟒猛兽，吞噬了无数无辜的生命。由于泥沙不断淤积，阻塞下游河道，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。每次改道都是对无数生命财产的一次大扫荡。人们爱它又恨它，怕它又离不开它。从古至今，这一方的人类，就是与它又依附又斗争的矛盾中，生生死死，繁衍下来的。原始社会就有大禹治水的动人故事。如今，年年加高加固的两岸大堤，已牢牢锁住了这条巨龙，但是，由于泥沙逐年累积，下游大堤内的河道已远远高出堤外的地面。这就形成了有名的“地上悬河”。

虽说大堤已把黄河锁住，但与河水一同被锁在大堤以内的河滩

上的人们，却仍然免不了年年受洪水的威胁。

在河南与山东的交界处，黄河水流由自西向东转而折向东北。就在这个转折的内弯处，河西岸，有个县叫做长垣县。从县城出发，向东北方向走三十多公里的羊肠乡路，翻过大堤，就来到一个乡，叫做苗占乡。这个乡正位于“地上悬河”段的滩地上，地势要比大堤以外高出十多米。这个乡的最东边，紧靠河水，有一个村叫做马野庄村。

这个村不算大，不足两千口人，四五百户人家。虽处于平原地带，但村里却高低不平，如同丘陵山地。这是因为，为避河水漫滩时把房子淹没，家家户户都人为地用土堆成一个个小“土山”，把房子建在这些“土山”上。尽管如此，水大流急的时候，还是常常会把这些“土山”连同房屋一起搬走。所以，人们又故意把这些“土山”连起来，家连家、户连户，街道、胡同也都垫起来，把整个村子连成一个整体，以加大抵御洪水冲击的能力。但这也并不十分安全，况且保护不了那用于养家糊口的农田。于是，人们又不得不在村东头打一道小堤，再在小堤内侧用石头筑些坝头，以减缓水对小堤的冲击。每到汛期，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，护坝保堤，捍卫家园。这样，在水势不大时，小堤就起到了保护村庄和农田的作用。如果水势稍大，河水就会越过小堤，把村庄和田园吞没，人们的生命财产就会遭到惨重的损失。黄河，像架在滩区群众头上的一把利剑，让人难以安居。

这里的人们，一年到头干的最多的活儿，就是拉土垫台。谁家的房建得最晚，谁家的台基就一定要垫得比周围邻居的更高。这样，一家一家地比下去，台基次第抬高。早年建的房子，还没来得及拆了重垫的，房基就成了湖底。一下雨，院内房内一片汪洋，再也无法居住，逼着你不得不拆了重垫。这一垫，自然又是你的最高。如此循环，垫地基盖房子，成了人们经常性的生活内容，当然也是非

常沉重的负担。若是兄弟分家，需要新宅基地，垫地基比盖房的工程还要大。连垫地基带建房，全家人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。村民们的房基在升高，村周围的地平面，由于河水漫滩时泥沙的淤积，也在不断地增高。所以，刚垫好的台基，看起来很高，时间一长，即使周围没有邻居把你比下去，也会相对陷落。因此，归根结蒂，不停地垫台还是河患所迫。一到农闲，大街小巷满是拉土的毛驴车子，人们用各种口令吆喝着。这，成了滩区农村一道特有的风景。

三四十年以前，这里是不怎么垫土台子的。因为那时工具非常简陋，一般的家庭连个木制的独轮手推车都买不起，最多只是有个自编的箩筐。用箩筐从村外往家里一筐一筐地抬或背，一次只能运几十斤土，那是无法把整个宅基和院子都垫成高台的。洪水来了，房屋被冲走，人们不是逃走就是坐在树杈上，等待洪水退去，再重建家园。不过，那时建房屋也简单，洪水一退，用泥土垛四面土墙，上面搭些树枝、茅草，就是一座房。有的连土墙也不垛，干脆用木棍和枝条以及庄稼秸秆之类夹个篱笆墙，再糊上泥巴，房顶用草搭上。水冲了再建，建了再冲。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，大部分家庭有了独轮推车，盖房前，才先垫成一个并不显眼的土台子。80年代，独轮车改成了两轮平板车，土台子更高一点儿了，房屋也都建成了比较像样的砖瓦房。90年代，又由纯人力改成了人力加畜力，用毛驴拉车，家家户户的房基才有了规模。近几年，有的农户又买上了农用四轮拖拉机。用拖拉机拉土，拉得更快了，台基垫得更高了。

这里的庄稼是一年两熟。农民们习惯称做麦、秋两季。小麦是前一年晚秋（也就是十月中下旬）播种，到来年春末夏初（六月上旬）收割。小麦一收上来，腾出地（这里俗语叫“腾茬”），秋作物马上下种，到进入十月份儿前后收获。麦季主要种小麦，有的为了吃油，还种一些油菜。秋季主要种大豆、玉米，另有少量的红薯、

花生等。麦秋两季种的所有作物中，只有大豆是为了换钱的，其他都是为了顾嘴。麦季种下来，除了买化肥、农药、种子和交农业税的花费，所剩无几。秋季几乎不用多少本钱，若河水不淹，种好了，家家户户都能卖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大豆，作为一家人全年的花费。但夏秋间，黄河又往往漫滩，河水一上来不但颗粒无收，连种子还要搭进去。受淹的程度有轻重之分，但完全不被水淹的年景是不多的。所以，秋作物毫无保障，只能凭运气。家里若有年轻力壮的男子能够出外打工，生活还宽松一点儿，只靠种地过生活的家庭，经济便十分困难。于是，供孩子们上学，就成了一项很重的负担了。

这个村子的人大都姓马。据说元朝时，蒙古贵族侵入中原以后，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掠夺。他们大量侵夺民田，改为草场，专供畜牧狩猎，致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。况且，元朝军队纪律败坏，所过之处，掳掠人财，鸡犬一空。再加上历年自然灾害的侵袭，长垣这一带几乎成了人烟断绝的荒野。明朝建立政权以后，明太祖朱元璋为充实中原人口，颁布移民令。山西洪洞县一带的人民，无田产者，部分迁移到长垣县。其中有姓马的弟兄两个在这里定居、垦荒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、繁衍，形成了今天的马野庄村。马野庄，顾名思义应为：河边荒野上，姓马的人建立的村庄。在六百多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也有一些外姓的亲戚在这个村落户，于是村里的姓氏慢慢变得复杂起来。至今，村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要问祖先来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据说，迁移出发前，曾在山西省洪洞县广济寺一棵大槐树下集合过。

本书所讲的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这个马野庄村。